

舞蹈 — 台前，台後，台上，台下

► Dance - Four Corners of the Stage

■ 王雲幼 Yunyu WANG
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教授



2003國際舞蹈文化表演研討會海報封面(國立台灣體育學院提供)

一九八〇年代，舞蹈的呈現以及其被認定的形象是舞台上的表演。在那個年代，「雲門」已奠立其招牌，現代舞也佔有重要的地位，不下於民族舞及西方的芭蕾舞。「新古典舞團」也不後人，在舞台上號召著另一類的現代舞蹈表演方式。然而不同於其它藝術，舞蹈評論不太風行，原

因推測是舞蹈界動筆者少，偶有跨界者書寫，強調的大半是舞的含意、主題探討、燈光、服裝設計等週邊評論，時常不願大膽批評舞蹈動作。另一原因可能是舞蹈界人數本來就少，有可能是舞蹈學術尚未發展成型，評論沒有工具，難以公平解析。

一九九〇年代出國留學，習得舞蹈碩

士者逐漸增加；一九九五年後，博士修習回國雖仍比不上其它領域，到如今也有七、八人。設有舞蹈系所的大學，由當年一枝獨秀的文化大學，成爲今日的六所，包括國立台北藝術大學、國立台灣藝術大學、台南女子技術學院、國立台灣體育學院、台北市立體育學院。這些系所的設立，建立了台灣學術研究的基礎。回國的學者，有了立足之地，擁有了可開發的園地。舞蹈不再只是台上的表演藝術，也是可書寫、討論、研究、再創作的藝術。不只是舞蹈評論可以擁有發展空間，其它舞蹈學理，也隨著落葉生根，茂盛的生長出。這些學理，有些已在台灣具有固定形象，譬如身心學、舞蹈治療、舞蹈人類學、舞蹈科技、舞譜等等。拉邦的動作分析，更是各處散播，被用來放在多種舞蹈相關領域中，甚至延伸到跨界的犯罪學等之中也有。

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二、二十三日，由創立才一年的「台灣舞蹈學術研究學會」，在北平東路與天津路口的台北國際藝術村舉辦的「學術論壇」，便是一個令人欣喜的現象。這個迷你型的一日半會議中，囊括了台灣北、中、南、東部與舞蹈相關的大學系所，除了前面所提六所外，還有花蓮東華大學民族研究所教授的參與，六十五人濟濟一堂，實是難得的成績。這一切歸功於台北藝術大學舞蹈學院張中媛院長的推動，東華大學趙綺芳教授與台北市立體育學院陳雅萍教授之執行。當然沒有長一輩的張麗珠、蔡麗華、伍曼麗、陳德海、王玉英、楊桂娟、盧玉珍、黃素雪等等之列席及背後之支持，這個難能可貴的學術論文不會如此完美呈現。

很多人懷疑過，假如論文能「讀」，不參加會議是否也沒多大損失呢？然而蔡麗華的呈現方式，就打翻了這個猜疑。蔡教授呈現的

〈台灣傳統表演藝術保存與傳承研究，以西港鄉車鼓爲例〉，其以老藝人現場表演的方式十分令人感動，七十一歲的黃阿彬規規矩矩的穿上旦角服裝獨舞一段，又與年輕的舞者互演一段雙人舞，其傳神的演出及俏麗身段，令眾人全神貫注，捨不得這千載難逢之機會，之後，大家一一好奇的詢問老藝人許多有趣的問題。蔡教授藉此文呼籲台灣政府及早重視在世的國家級人物，以免未來流失之痛。

與蔡麗華主題相關的研究題目是倪淑蘭的〈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爲他者——解構原住民舞蹈再現形式中所隱藏的意識型態〉，目前身爲台藝大表演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的演講者倪淑蘭，認爲台灣原住民舞蹈的再現，大半經由三種形式：1.該族的節慶，2.觀光表演，3.人類學的詮釋研究。而這些都是環環相扣的，因爲「豐年祭通常是在原住民觀光季的情況中當成表演，而某些人類學者所做的田野調查研究也是在這類的情境中完成…」受了政府指示，贊助的祭典舞蹈，由於外在的介入，加上觀光角度，已與原始形式不同；而人類學者大半爲非原住民，常忽略其文化本質及再變，可能造成一種不實的記載與分析，成爲一種漢族意識型態的判斷。

有趣的是來自於阿美族本族的巴奈·母路，以其純樸的呈現方式給予〈牽動身影的絲線《Calay》——里漏社阿美族祭師身體律動的文化詮釋〉，意圖由律動的形式與其象徵意義，顯現歌詞意涵，突顯歌與身體律動爲一體之事實，她以自身的動與歌之實際經驗敘述、解析，深入的描述「身體動作」，即爲阿美族的「語言」，更藉由「人體觀」來理解祭師身體的神性。年輕的巴奈·母路，猶如台灣的老藝人，生動有趣的帶動了會場氣氛。

其它參與的精采論文呈現者尚有多位，其



由國立台灣體育學院舞蹈學系所舉辦的2003國際「舞蹈·文化·表演」學術研習會(國立台灣體育學院提供)

中包括了由台灣赴北京就讀的李佳蘋之〈漢唐古典舞及明清古典舞——就中國北京舞蹈學院期末考談起〉；文化大學研究生張介的〈分析台灣區高中舞蹈班學生對專業課程之學習滿意度〉；還有國外仍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廖抱一以英文寫作、中文呈現的〈The inscriptions in the body〉；台灣藝術大學趙玉玲教授的〈舞蹈、媒介與風格化宏觀解構分析〉探討由於雲門之亞洲文化獨特性，因此如何創設特殊的分析法，方能徹底解析其舞作；以及作者深感興趣的台東大學劉美珠教授〈從身心學反思舞蹈教育中『身體』與『動作』的認知〉一文。

台灣由早期舞者缺乏身體技巧，以訓練舞者為主要目標，到如今成為東西方所稱讚之特色。西方常自省，亞洲舞者的獻身致力(commitment)及磨練(disCIPLINE)，使舞者達到身體極至之境界；殊不知過度於其事，必有其反效果。如今是亞洲本土必須反思，我們如何跳越「身體是工具」的時候了。假如舞者只視身體為工具，必將成為舞匠，而無法成為藝術家。人的身體，先為功能(Function)，之後下

一個境界則為表達(Expression)，若無法由第一階段進入深層的第二步，舞者不知覺中之殘害自己，是有可能會發生的。

由王玉英主辦、盧玉貞負責，加上整個國立台灣體育學院舞蹈系數位老師之通力合作。二〇〇三年國際「舞蹈·文化·表演」學術研習會，繼台北之會議後，於十二月二十七日、二十八日在台中召開，正如其預定宗旨，焦點集中在對文化論述之省思。舞蹈需要新血、新活力、新思維，該會讓大家去思考「舞蹈學」、「文化學」、「表演學」可能交集會是什麼？希望經由此迷你舞蹈會議，對異體繁衍(Cross-fertilization)能有火花之迸出，而更能深入探討。

經由近年來，舞蹈學術論壇的一再舉辦以及學術界之推動，再加上二〇〇四年世界舞蹈論壇，與五個國際舞蹈組織之合辦，全島已於二〇〇二年起籌備至今，由當年舞蹈表演藝術之被認可，到現今對學術之追求，以及將舞蹈多元化的追尋現象，台灣的未來二十年，是可指望仍獨占鰲頭，願共勉之。